



邻居

城市写真

◎王俊明

新房子的楼梯是一梯二户,左右分开。虽同住一层,隔壁邻居却很难碰面,通常只在恰巧同时上下楼时会碰到,所以邻居之间都不太熟悉。

那天我坐在房里,听到房门有撞击声,以为是敲门,就去开门,原来是两个小朋友在蹦来跑去玩小球,看见我开门了,有点不好意思,但还是继续玩他们的。自此知道了这是住对门的小孩。

有时候刚开门,会看到对门也刚开,一个老太太推着坐着婴儿的小车,关了门以后,就等电梯下楼。我慢慢感觉到,这是小孩的奶奶或是外婆。碰了数次面,但是一直没说过话,老太太总是低头含笑不语。

日子长了,后来也见到了一个约莫三十岁的年轻女子同梯上楼,一样也是含笑寡语,也是到3楼,她右我左,我才知道她是住在对面的。我猜想,她就是那小婴儿的母亲,也许是老太太的媳妇或女儿吧。有一天早上,我去快餐店买豆浆,柜台里那女的抬起头来,就是住对面的那女的,我不觉一惊,原来是你?她笑了笑,就给我打豆浆。我说你是在这里干的啊?她说,我是光在早上干干的,其他时间不是在这里的。递给我豆浆后,我就告辞去付款了。这是我同她少有的次讲话。

再后,我也见到了对门一个抽着烟的小伙等电梯下楼,帅帅的,笑着和我打招呼,一起下楼,我说你去上班啊?他说是的。走到路边,停着大货车,“原来你是开大货车的?”他笑笑不答,上车走了。我猜想,他是那女子的丈夫吧。

见得最多的是那个老头了,也就和我差不多年纪,或许比我小很多。他总是匆匆下楼,开上电瓶车,飞驰而去,一会又看见他开着电瓶车飞驰而来,搭载了大大袋零件,来到小区空闲地。于是我看见那个贪玩的小孩也蹲在边上,帮他旋螺丝螺杆,然后放在一边。我知道这是在做手工零件加工,赚些零钱。我基本可以推断,对面住着的是一户老中小三代外来出租户,但这样全家出动,还带着小孩来的,我是初次看到。

有一次刚巧与老头一块等电梯下楼,一起进了电梯又一起出来,扔了垃圾,又碰巧一起同路到外,不得不开始讲话。我打着哈哈:今天天气不错,你也到外边去啊?他说是的。我说你们全家都在这里啊?挺热闹的。他说嗯。沉默了一下,他忽然问:你住对面是吧?你房子是自己的?是哪里人?我说我是退休的宁波人,是自己的房子,你们呢?他说,我们是租的。我问,你们是哪儿来的?他稍迟疑了一会,说是安徽的。我说,噢,你们是来宁波打天下的啊?真不容易,挺厉害的!我说的是真心话。我自己年轻时是知青,飘荡在外不容易。他不言不语,一会儿,忽然开始加快脚步,我跟不上,他离我快去了。

自此,他还是快进快出,不言不语。那个小毛孩已经开始长高发育,长得很帅且顽皮。有一次他坐上了那女的电瓶车后座,我惊问那女:他也是你的孩子?是的。那小的呢?是老二。我惊讶了,我还以为是你弟弟了,你才这个年纪就有2个孩子,居然还这么大了?整个一小帅哥啊!福气真好!我是真心羡慕。在外打拼虽不容易,家庭却很和美,才30几岁模样,大孩子已经15岁了。关键的结婚生子她都没落下。她依旧是微微一笑,电瓶车飞驰而去。

几年过去了,我了解到其他楼层是群租户,还常有他人临时租住,但是对门这户我已经把他们当作邻居了。这层楼里有他们才有了生气。

有一段时间我不在那里。回去时碰见门口好几人正等开门,我拿出门卡,一女的笑言:不好意思,门卡没带。我说没关系。于是一起进电梯,问他们几楼?说是3楼。我按了以后有点奇怪:三楼好像没他们这些人啊?是访客吗?到三楼后我左他们右,我开门后回头一看,他们也正开了门,我忽然发现对面似乎已经一片白墙空荡荡的了,返身跑过去一看,这几个人正在看房子。我这才知道,这里已经是人去楼空,那户邻居,那户人家,已经不知什么时候搬离此地了。

我感到一阵惆怅,邻居,你们去哪里了?我估计从此以后不会再见到你们了,只能留下记忆中的面容,在岁月中渐渐地淡去。这是我人生中遇到的又一次虽然活着却是永远的离别!是人生旅途中遇到的又一个匆匆过客,就像火车汽车飞机上或者菜场马路上碰到的过客,不知姓名不知年纪,不知从何而来去向何处,我们只是人生当中一段时光的邻居,相逢短暂搭话,过后各奔前程。你们现在身在何处呢?衷心祝福你们顺利!安好!

我做红娘

暖聚焦

◎金佩佩

我做红娘纯属偶然。当初,我三十出零,同办公室的女同事有个妹妹,二十好几了,还没有找到意中人。有一天有个朋友来看我,无意间谈到了他有个表弟还未成家。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个念头:何不拉一根红线成全他们?真是巧了,双方一拍即合,结果皆大欢喜。从这以后,我就觉得这事太美好了,于是一发不可收拾。

那时没有私家电话,更没有手机,要联系就是靠当面联系,或者托人带口信。我印象最深的那一次,是我和先生搭档,男方是我亲戚的亲戚,女方是我先生的一个朋友所托。说好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家。因为有陌生人要来,事先我们把家打扫干净——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,既是我们和孩子的卧室,又是餐厅兼客厅,不打扫是接待不了客人的。再准备了一些小零食和茶水什么的。一切准备就绪,单等“客人”的到来。结果,男方按时来到,而女方却迟迟未见。第二天跑去一问,才知道所带口信有误,时间错报一天。于是只能再约。第二次约定是在一个星期天下午,于是我准备了水果和点心。为了让他们能安心交谈,我特意带上孩子、家人,借故外出。等我们外出回来,他们还在开心地谈着,于是请他们吃晚饭就在所难免了。有人说过:“媒婆媒婆,鞋头踢破。”在那个年代一点不假。由于双方的一点误会,两人的关系就会有反复,他们几次见面后,女孩子想放弃不谈了,可是男孩子非常喜欢她。这时最考验红娘的脚力了。记得我先生几次去他的朋友处了解女孩子的想法,我也到女孩的工厂门前去等她,一起帮助沟通、化解。通过多次艰难的“工作”,最后使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以后听说他们要结婚了,庆贺之余,还包了八百块的红包——要知道那是我好几个月的工资呀!没有吃过喜糖,也没有赴过酒席,等我们再次路上相遇时,他们的儿子已经是大学生了。

也许有人会说,不是有句话叫“十八只蹄膀谢媒人”吗?我可一只也没有吃到过,就连猪毛也没有见到过。喜糖也吃到很少,倒是每月家中的电话费手机费增加了许多。可是谁让我喜欢做这样的好事美事呢!我家的外甥女,外甥,小姑子,侄女的婚姻大事,都是我和我先生帮忙“解决”的。我的“人脉”比较广泛,除了亲戚朋友,还有同学,更多的是几十年来我教过的学生。自从退休以后,特别是有了电脑、微信后,我的红娘工作就轻松多了。只要把征婚的信息在我好友、同学和学生微信上一发,立刻就会有人响应,如果条件对头,我就发个电话号,让他们自己了解、自己安排见面。我可以足不出户,成功配对。大多是他们结婚了,我却一次也没有见过新郎和新娘,甚至连家住哪里也不知道,所以没有吃到喜糖也是在情理之中吧。到现在为止,在我的记忆里,已经成功地使四十多对有缘人喜结连理。这些人中,有我的同事朋友的孩子,也有我的学生。他们有本地和本地的,有本地和外地的,甚至也有国内和国外的。我对他们的唯一要求就是联系上了以后告诉我,“吹”了的话也告诉我,这样我心中就不会有牵挂了。如果一次不成,我也会多次牵线,不厌其烦。

当然我牵线的都是年轻人,未婚的,这样只要条件相符,成功的概率就比较高。

最难的是找老伴了。我曾经也为我的一个朋友牵过线,两人都是丧偶多年,都想找个老伴,以相互依靠。眼看老两口快“对上眼”了,就在最后关键时刻,他们的孩子出来干涉,最后不欢而散了。此事让我郁闷了好长一段时间,直到现在我还不敢接受为老人牵线的事。不知何时,我们的老人可以大胆去追求他们的幸福,不再受到孩子们的反对和指责。

做红娘,累并快乐着。送人玫瑰,手留余香!

爱深沉

不忍你孤单

◎陈贤虎

由于出差路过家乡,于是他临时决定回趟家,也没跟父母预先打招呼,只想给他们一个惊喜。距上次回家已经大半年了,按这次行程安排,他最多可以在家中待两个晚上。

到家时已是晚上7点光景,这个时候城市已是万家灯火,在乡村却出奇地冷清。推开虚掩的院门,院子在皎洁的月光下显得格外静谧,家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。

喊了声父母,没有回应,径直推开房门,只见父亲正半倚在老旧的沙发上,头低垂着在打盹,母亲则戴着老花眼镜正对着灯光穿针线。叫了声爸妈。父母转过身来,喜出望外地看到儿子从天而降,马上眉开眼笑起来,嘴上却嗔怪儿子也不提前打个电话告知。知道儿子还没有吃晚饭,母亲忙起身去做饭,父亲跟随出去,默契地在厨房烧火、给母亲打下手。

第二天,母亲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,烤菜头、蒸香糕、烙麻糍、炒年糕,这些都是他从小就喜欢的美食,每次想家时,一想到这些都会口舌生津,直咽口水。绕着村里走上一圈,村民们都会关切地问上几句,在家多待上几天,多陪陪父母。

父母就他一个儿子,大学毕业后他一直留在城市工作,成家立业,娶妻生子。曾想接父母到城里住一段日子,母亲执意不肯,说是住不惯城里的房子,不像乡下宽敞自在,自己乡音重,不会讲普通话,没法跟别人交流,还担心因生活方式不一样,会与儿媳闹不愉快,儿子夹在中间两头为难。

在他眼里,父母似乎永远不会老去,直到有一天,他蓦然发现父母日渐稀疏的头发和脱落得没剩下几颗的牙齿,才真切感受到父母真的老了。有一次晚上,父亲半夜突发急病,母亲手忙脚乱,不知如何是好,幸好有邻居的帮助,才及时送到医院,吓得母亲一身冷汗。他也曾考虑回老家县城工作,但又不甘心离开所在城市,总感觉在小城市发展,机遇没有大城市多,再者,一切要从头开始,确实狠不下决心。

傍晚时分,在家中的小院里怡然地喝茶看书,院子里母亲种植的各种花草生机勃勃。母亲在厨房忙着准备晚饭。隔上几分钟,母亲就会喊上他一声,他就应一声,喊的次数多了,他就放下书本过去,问母亲有什么事,母亲挥挥手,不好意思地说,没事,就是看看你在不在。

离家前的那个晚上,他半夜起来喝水,见父母的卧室还亮着灯光,母亲和衣靠着沙发,抱着热水袋,面前的电视开着,只有画面,没有声音,床上的父亲已是微鼾阵阵。他不解地问母亲,这么晚怎么还不睡觉啊?母亲说,明天你要走了,我舍不得睡啊。离母亲不远的房间角落里,放满了母亲准备让他带去的青菜、大豆、芋艿等土特产。

他鼻子一酸,瞬间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那天晚上,他辗转反侧,怎么也睡不着。回去的路上,他决定要说服家人,向单位申请调到家乡的城市工作,因为实在不忍再让父母孤单。

